

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位法國作家視野中的澳門 ——阿爾法雷·若該 (Alfred Raquez) 與 《在寶塔的國度》

作者：阿爾法雷·若該 譯者：謝靜珍*

譯者按語：

陳季同是晚清時期外交官，在派駐歐洲之際讀到了法國作家若該的著作《在寶塔的國度》。若該在這部著作中描述了他遊歷中國的上海、廣州、澳門、香港以及湖南、貴州等地的情景，在夾敘夾議中發表了不少觀感。讀過若該此著的陳季同敏銳地認識到，有必要讓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國，更有必要讓中國人了解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而若該的《在寶塔的國度》便是這方面的佳作。因此，陳季同不但熱情地與若該交往，而且為他的這部著作寫了《序言》，希望“若該的書能為友善大廈奉獻一塊結實的基石”。

若該與陳季同的文字交往距今已經百年有餘，然而《在寶塔的國度》以及陳季同的《序言》讀來依舊生動而令人深思。因此，將該書第十章《澳門》中有關風土人情和民生經濟的內容節譯出來，以饗讀者。隨後，附上陳季同的《序言》之譯文，以及二人之小傳。

一、澳門的風土人情（節譯之一）¹

1898年9月13日

我在睡夢中突然驚醒。沙面島的朋友堅持要把我送上船。他們的小艇等着我，要把我送出白雲山。

*謝靜珍：法國文學博士，畢業於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現任職於澳門大學圖書館。

我與這些勇敢的人最後一次握手，頗為感慨。他們遠離法國，卻完好地保留着形成我們種族魅力的品質：機智靈巧、精力充沛、勇敢堅毅和歡樂活潑。

“乘客證明書”告訴我們，我所乘坐的新蒸汽船只能容納三百五十四位乘客，但是它卻是一艘漂亮的、有光澤的、很舒服的船。

三點鐘。——澳門！小城與懸崖上的燈塔、古老的堡壘、宏偉的峰景酒店、宮殿和教堂，在烈日的照耀下閃閃發光。與之交相輝映的是繽紛絢麗的房子，黃色的、藍色的、粉紅色的，配着墨綠色的百葉窗，從山上一直延伸到堤岸涼爽的綠蔭下。因為需要繞道去位於城市另一端的商業碼頭靠岸，我們只是從南灣前經過，沒有在此靠岸。（圖1）

看見一座粉紅色的龐大建築，是一座阿拉伯風格的建築物。這是葡萄牙人從他們的果阿殖民地招來的印度士兵的軍營。……在棧橋，神情嚴肅的警察正在打發一些乞討者。有人向我推薦“興記”中國旅館。一些人力車去那裡。行李沒有帶來麻煩。對於歐洲人而言，這是個自由港。堤岸上，拱廊式住宅令人聯想到新加坡的有些街區。城市多山，沒有汽車，沒有轎子，至少對於公眾而言，人力車是唯一的運輸方式。

當我們穿越城市去旅館，首先讓我們震驚的是這個城市異乎尋常的乾淨。房屋色彩斑斕，卻沒有品味，就像它們毫無特色的建築風格一



圖 1. 原文中圖 4 “澳門：碼頭和南灣” 的位置。

樣。除了中國街區以外，一切都靜悄悄的，幾乎是種絕對的安靜。應該說，離開廣州和香港的塵囂來這裡稍作休息是很好的。另外，這裡的氣候也很宜人。

舒適的酒店，寬敞的帶有朝向海灣的陽台的房間。我覺察到不遠處軍營在奏樂。法國領事和專員兩個人都不在澳門。我把自己完全託付給了旅館的導遊。他是傑米·多斯·桑托斯先生，英語講得很正確。

向前進，人力車！眼前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中國苦力拉着他們的車輛，在非常陡峭的山坡上爬行。街道是用石板鋪成的，有時是用碎石鋪成的。我們行過卡瓦洛斯街、聖昂吉洛斯街和若薩里奧街。比利牛斯山的奇怪的香味飄洋過海，來到這裡。

一直在爬坡，我們到了一些寬闊石頭階梯前，從前人們成群結隊地登上它，走向耶穌會修士建造的聖保羅教堂。1836年，大火摧毀了修道院和附近的幾棟建築物，但是教堂的前壁基本完好無損。它被當作紀念物保存下來，和一些在壁龕裡躲過火焰的美麗青銅雕像一起俯視着這個城市。教堂裡面被燒得一乾二淨。

廢墟附近的約果街藏着不少經營得很不錯的中國賭場。賭場的門面用油漆刷成綠色，並點綴着一些碩大的打着“一流番攤賭場”紅字的燈籠。這種賭博其實是越南人的匏蟹魚虎賭博遊戲，葡萄牙人把它叫作“番攤”。規則總是相同的。賭場莊家把一組硬幣推到桌子中間，並用茶碟蓋住它們。賭徒在寫有1、2、3、4等數字的牌子上下注。賭注下完後，賭場莊家掀起茶碟，從一大堆的硬幣中一組一組地抽硬幣，每四個一組，這樣一直抽到最後，所有這些硬幣中只剩下一個、兩個、三個或者四個。最後剩餘的數字表明哪塊牌子賭贏了。

好幾家賭場設有廊台。一些賭徒趴在欄杆上。他們把賭資放在籃子裡，在籃子上繫上繩子，把賭資放下來。番攤賭博場面熱火朝天，氣氛很是活躍。莊荷通過控制賭注的差額，調整投入的賭資數量。

中國人很喜歡番攤這種賭博，政府去年從澳門十六家賭場徵收了十五萬四千元（這個數字合三十八萬五千法郎）的賭收，比所有的斷言更能證明這一點。事實上，這個城市容納了七萬四千個天朝的子民和四千五百個葡萄牙人。葡萄牙人中的大部分是土生葡人，即在佔領初期落戶澳門的古老葡萄牙家庭的後裔。這些家庭已經在這個國家深深地播下了種子。

曬得黑黝黝的皮膚，烏黑的頭髮和眼睛，此人讓人聯想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種，但是總體上遠遠不如後者細膩。

向高處走！始終向更高的地方行進。我們到了賈梅士花園，門口把着哨兵。這個由王家兵器把守的大建築裡，事實上隱藏着一個備戰辦公室和公共工程辦公室。公園前的小花園因為涼爽、色彩鮮豔和修剪得很好而令人賞心悅目。再遠點的地方是隱藏於深處的小樹林、一條長滿苔蘚的小徑和一棵華美的榕樹。其中一棵榕樹長在一塊岩石的頂端，高達十米，它的根鬚下垂到地上，把峭壁緊緊纏繞起來。另外一棵榕樹的樹幹則像囚犯一樣，完全鑲嵌在巨

城市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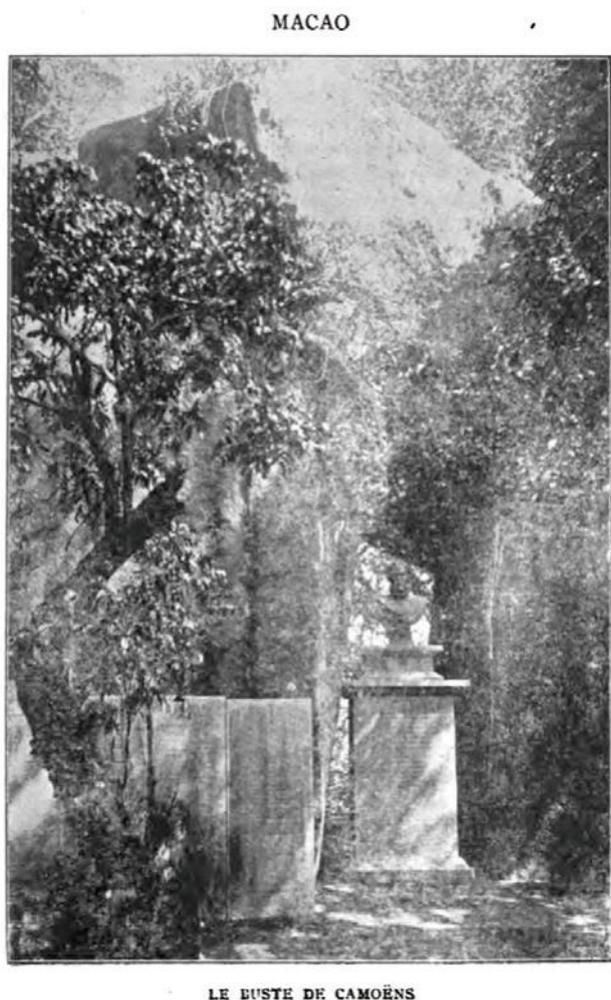


圖 2. 原文中圖版“澳門：賈梅士半身雕像”的位置。

大的岩石中間，但是並沒有因此失去生命。在平台的高處，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大海。在一個天然的岩石拱穹下可以發現賈梅士的半身雕像。（圖 2）這位詩人約在 1560 年在此創作完成了詩歌——《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他此時正凝望着波濤在沙灘上碎成浪花。歐洲的民族像眾星拱月，向着他的才華頂禮膜拜。巨大的大理石板上刻有用葡萄牙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英文寫成的詩歌，用以歌頌這位大師。他的半身雕像很容易被誤認為貝亞恩的亨利。²他們有着同樣的輪廓、同樣的鬍鬚、以及同樣的戴在古典雕像之上的桂冠。

身為我們同胞的一位文人，因為 1827 年 3 月 30 日在一些如今已經陳舊不堪的詩句署上自己的名字而受譴責。後人考察，他就是那位路易·德·里昂齊，原籍羅馬的法國人，宗教旅行家、士兵和流放詩人。他讓我們想起下面的詩句：

此地，賈梅士在響亮的波濤聲中
混入哀怨的魯特琴的嗚咽的和弦。³

如果我們毫不反思地相信他的吹捧者，那麼這位卓越的詩人過去並不會像今天那樣站立在神秘的樹蔭下，孤獨得形單影隻。因為那時：

為減輕痛苦，他至少擁有
愛情的親吻和九個姐妹的歌聲。⁴
走運的人兒！

我們應該重新回到地勢較低的地方，好走到亞馬喇大街上去。附近路邊的圓丘上分佈着一些古老而奇特的中國人的墳墓。

這條大街本來就是一個美麗的種滿樹木的大道。……我們看到延伸到周邊地區的農村裡有許多石頭和一些起伏但不複雜的地形。澳門郊區有一片廣闊的城市大墓地。

我們沿着一條美麗的綠樹成蔭的道路踏上回程。這條路沿着峭壁、順着素有“美麗地區”之稱的細沙海灘浴場而下。但是，這裡沒有賭場，甚至沒有木屋。只有一些簡單的遮擋風雨的茅屋，類似我們石匠的庇護所，茅屋下人們必須要穿上浴衣。其實有警察在那裡巡邏，如果哪位認為可以不顧廉恥的話，那他就會倒霉。

多美麗的風景啊！就在這些長凳上，澳門的“香芹”晚上來呼吸涼爽的海風。在這個時刻，香芹的代表是幾個膚色曬得黝黑的憂鬱之人和十來個年輕人，暮色漸生，我無法欣賞他們的美麗。

快點，快點，奔跑者從斜坡上跑下來。一路前行，瞥了一眼澳督簡樸的二龍喉夏宮、相當吸引人的軍事醫院和軍官俱樂部，然後我們從公共花園踏上回程。夜晚，非常安靜，沒有娛樂消遣。我搞錯了，在繁星閃耀的美麗天空下，面對興記旅館窗戶下波光粼粼的美妙的海灣，寫滿這個旅行記事本，重溫這一天就是一種娛樂。就這些，我今天完成任務了。

二、澳門的民生經濟（節譯之二）

第一、絲綢。有一家大的中國棉紡廠——永昌有限公司，僱用八百名工人。低矮陰暗的作坊裡滿是對稱擺放的紡機。紡紗女工面前放着一大盆熱水，她把四五個蠶繭放在一起，收攏抽出來的蠶絲，再把蠶絲穿過一個引導性的類似馬眼罩的工具，最後把蠶繭泡入熱水中。置於紡紗女工身後和上方的輪子會把絲線卷起來。以一種幾乎目不暇接的速度，紡紗女工用兩根筷子，迅速地取出空的蠶繭，放入新的蠶繭。在一瞬間的動作中，現有的絲線接上新蠶繭的末端。所有浸泡到水中的蠶繭，像木偶人一樣地跳動，但是它們的重量又把它們拉回原處，只有停留在液體中，直到蠶絲被抽盡。

工人們出去吃早飯。我站在門邊，旁邊有一個土生葡人，她是這房子裡唯一的歐洲人。一個怪人。嘴上叼着煙，雙手背在後面，一雙冷酷和懷疑的眼睛。這個脾氣不好的“憲兵”在檢查女工們，查看其中幾個女工抓在手帕。不是很好說話的，這個女監工。

八百個婦女和年輕女孩魚貫而過。她們中間的很多人長得很漂亮，很明顯是中國人和土生葡人的混血。有幾個裹着殘廢的小腳的婦女。她們不應該來自很遠的地方，這些可憐的東西。其他人把孩子裝在一個布袋裡，背在身上。這娃娃每天有十個小時是如此度過的，因為女工們為了每天十二分錢的工資在這段時間裡一直勞作，這裡十二分錢相當於我們貨幣的三十分。

第二、蓆子。燈芯草在一些大壇子裡慢慢地變軟，染上顏色。一些是紅色的，另外一些是綠色的或藍色的。原始的織機生產的蓆子不如尖竹汶製作的蓆子美麗。⁵ 儘管如此，這是一件有意思的產品。作坊是中國人開的。

第三、鴉片。鴉片來自孟買。這著名的罌粟汁液，蒸餾室收到時是球形的。大塊的罌粟被敲成碎塊，軟化後揉成餅狀，放在炭爐上的鐵柵欄上烘烤。然後，烤餅被放入大銅盆中，與水混合後再放回火上烘烤，一直烤到液體沸騰為止。當不斷被攪拌的產品變得像糖漿一樣時，再將它冷卻，放入白色的馬口鐵碗中。澳門的鴉片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到處銷售，在當地評價很高。蒸餾室——自然是中國人開的，——僱有三百多名工人，每年給葡萄牙政府帶來十七萬三千元（四十三萬法郎）的收入。

第四、茶葉。茶葉肯定是有用的。先在柳條筐上用文火烘乾茶葉，再仔細地用錫箔紙包紮好，裝入美麗的盒子中，然後運往澳大利亞或俄羅斯。茶葉的製作很乏味。

第五、煙草。年輕女孩子們一片一片地對中國煙草葉進行加工，以除去粗葉脈。工人們把經過如此準備的煙葉放到壓力機下面去重壓。這些壓力機相當原始，是通過手動絞車把兩塊木製合頁合在一起形成的，因此煙草將在夾鉗之間停留二十四小時。當它們被取出來時，就已經被壓得非常好了。被切成磚形的大塊後，煙草被放入到刨機中，以除去七到八厘米長的細薄的纖維，中國人用這些纖維當作水煙，然後用美麗的橄欖色和上了釉的箱子把煙草分包和包裝起來，以保護它們不受水的浸泡。在這家中國公司勞作的二百工人全部是中國人。

我們剛剛把澳門所有的產業類型敘述了一遍。

葡萄牙人就是這樣從 1557 年起不間斷地佔領着澳門，他們有時與中國人發生爭鬥。目前八萬居民中，天朝臣民佔了百分之九十五。產業也完全在後者的手中。

城市形象

這不是很有啟示意義嗎？難道我們不覺得這個事實再次證明，這個民族的力量游刃有餘地能幹嗎？

下午一點。太陽熠熠發光，我向澳門這個美好的小城告別，這次乘坐的是一艘很小的、按照適航證書只可以載一百七十五名乘客的桂倫號蒸汽船。完全可以把乘客安排得密一些，可在輕甲板上安置四人，在台子上安置六人，但是整個旅途只有四個小時。

附文之一：陳季同的《序言》

在歐洲逗留期間，我對自己的國家作了一系列的研究，為的是向西方讀者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西方對她的了解是很不完善和很膚淺。除了寥寥無幾的例子，事實上遊記證明了這句著名的諺語是對的：遠方來客的謊言拆不穿。

我所讀過的這本或那本書都是由短期的環球旅行家寫成的，他們在我們的港口只有短暫的中途停留的時間，卻以我們國家某個上了年齡的居民的自信來談論中國。另外一些時候，這些研究讓偏見暴露出來，以致於擺在我們面前是一個事先認定的論點，而作者拼命用一些捏造的意見來證明該論點是正確的。

但是我承認，最近一次訪問船舶圖書館，在令我享受了片刻的溫馨和愉悅之後，便使我陷入深思中。

《日本實用旅行》的作者在1893年將其著作獻給海運行政委員會的主席。他在文中談到上海最受尊重的居民之一——M. C. 的男傭在上海給他當導遊。但是，先讓我們聽聽作家是怎麼說的：

“這裡是一位成年婦女，穿着整齊，衣料鮮豔奪目，站立於一雙殘廢的腳上。”——“看來這種把雙腳壓爛的做法是真實的？”——是的，我的男傭對我說，這是個因通姦而受罰的婦女。

“因此，更確切地說，這是一項刑罰，而不是一種做法。”

這個似乎機智的浪蕩兒解釋，再沒有比這種刑罰更行的了。

子爵的旅行或許是實用了，但真實嗎？

“男傭們披露的中國”，我覺得這才應該是那部《日本實用旅行》的真正題名。

在最近出版的另外一部著作中，有人描寫上海的花船，試圖以此吸引讀者的注意。六年來我一直住在上海，從來沒有聽說過上海有消遣的樂園（這其實是作者的格調）。

最後，第三個作家——是一位更有學問——他泰然自若地宣佈中國人的宗教禁止他們食用豬肉。並聲稱我的同胞們不殺水牛，因為水牛幫助他們耕地，與他們的妻子們協同工作。

這些走樣的故事很明顯會引起公眾的低級興趣，由書的發行人可以證明了它們找到了讀者。在某些色彩強烈的畫面旁邊，對於他們來講，我對中國社會的不同素描卻顯得很蒼白。然而讓我費解的是，類似的無稽之談竟然在現今追求真相的時代會有市場。

很不幸在這一點上，對於我的朋友阿爾法雷·若該來說講，《寶塔之國》將不像他的前輩們所講的故事那樣低俗。⁷ 作者建樹起直截了當地描寫東方世界的功業。他描述他所看到的，寫下他所思考的，其中十分真誠。認真的人會欣賞這個，但是這樣認真的人有多少呢？

我從心底裡同情這個若該。他沒有仿效很多常人，而是強迫自己每天隨時隨地寫作。難道他不知道忠誠有時是具有危險性的，而且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可以訴諸筆端的嗎？

最後，《寶塔之國》出版了。對作者來說或許會遭到攻擊。

至於我自己，我期望所有的旅行者都像這位剛剛在我們中間度過了漫長的幾個月的人。歐洲的民眾將更好地了解我們可憐的中國，和她那溫和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被認為更微不足道的人民。歐洲民眾會因此珍惜中國國民的真正的價值。我希望，他們會喜歡中國人，但是不會達到要吞食他們的地步。

人心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向他們展示我們是甚麼樣的人，毫無疑問西方的兄弟最終將通過我們而發現中國人的重要本色。

我們不要求別人給我們披金戴銀，但是也不願意讓別人脫光我們的衣服。我們更抗議某些江湖騙子在我們的臉上貼上我們天生沒有的假痣。

我無法分享我對《寶塔之國》的作者的所有想法和評價。但是，因為很多次看到他在寫作，我可以作證，他誠心誠意地認識到自己希望了解和觀察的狂熱願望。

在我看來，一個真誠的遊記比一項全面裁軍提議或一個和平會議有用無限倍。它抓住輿論，預防輕視，並能消除常常是戰爭導火索的誤解。

生活在我們這個既廣闊又渺小的星球上的民族難道不應該和睦相處嗎？如果他們相互了解得更好的話，他們將和睦相處，相互尊重，相互熱愛。

希望若該的書能為友善大廈奉獻一塊結實的基石。我祝願他獲得所有應該獲得的成功。

《寶塔之國》的作者可不像巴贊那樣在巴黎喜歌劇院這樣歌唱中國：⁸

中國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國家，
應該確實地博我們的歡心。
到處鈴兒叮噹，
遍地鐘聲悠揚。

但是一個幾千年古老的中國，它所有的生存都以社會生活為基礎。

請注意傾聽若該。理解他的想法，那是比蒸汽或電還要快的馬達，它將在瞬間帶你跑遍廣闊的中華帝國。

有這樣一位嚮導帶領，你將不會對你的遠足感到遺憾。那麼，祝旅途愉快。

陳季同

上海，1899年11月15日

附文之二：陳季同簡介

陳季同（Tcheng Ki-Tong, 1852-1907），咸豐二年出生，字敬如，號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畢業生，晚清政府派駐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外交官。

1867年，陳季同考取左宗棠、沈葆楨創建的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當時福建船政學堂多用法文授課，採用法文教材，聘用的教師多為法國人，包括後來受清政府重金聘請協助創建船政學堂、在中國近代海軍創建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法國海軍軍官日意格（Prosper Giquel, 1835-1886）。這是後來陳季同留法和得以有能力用法文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1875年初，陳季同在船政第一期畢業，同年2月隨日意格赴歐洲採購機器，同行的還有魏瀚、劉步蟾、林泰曾、陳兆翱等船政第一期學子。1877年2月，陳季同與嚴復等四十餘名學生作為船政的第一批留歐學生赴歐。5月抵達法國巴黎，就讀於巴黎政治學堂（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及法律學堂（École de droit），學習政治法律。1878年，陳季同受命任職於中國駐法使館，從此登上晚清中國外交舞台，先後擔任中國駐法參贊、代理駐法公使、駐德參贊、駐意大利參贊等職務。1891年，受“私債風波”影響，陳季同結束前後長達十六年在歐洲的公務和生活，回到中國，旋被清廷羈押於福建、天津等地。⁹ 1892年8月，“私債風波”

城市形象

平息，在李鴻章的保薦下，陳季同得以官復原職，但從此未再出洋。1895年，陳季同曾以副將銜到台灣，協助籌劃防台事務。1906年底卒於南京。

陳季同精通法文，通曉拉丁文、英文和德文，通常被認為是第一個用西方語言介紹中國文化的中國人，著有《中國人自畫像》（*Les chinois peints par eux-mêmes*）、《中國人的戲劇——比較風俗研究》（*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Étude de mœurs comparées*）、《一個清朝官員的日記——中國書簡及未公開的外交文獻集》（*Journal d'un mandarin: lettres de Chine et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inédits*）、《中國短篇小說》（*Contes chinois*）、《中國人的娛樂》（*Les plaisirs en Chine*）、《我的國家——今日之中國》（*Mon pays. La Chine d'aujourd'hui*）等法文著作。其中，《中國人自畫像》和《中國人的戲劇——比較風俗研究》被譯成英文與德文。陳季同還著有《盧溝吟》《學賈吟》《巴黎半月密記》《吊台灣四律》《天津感事詩》等中文詩文作品。其中，《吊台灣四律》為1895年日本入侵台灣時所作，在當時被傳頌一時。其譯作有《卓舒及馬格利》《拿布侖立國律》《拿布侖齊家律》《法蘭西報館律》等。駐法期間，陳季同曾將《紅樓夢》《聊齋》等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法文。

陳季同致力於讓西方了解中國，並與中國和睦相處。為此，他用西方的語言著述，用最直接的方式和自身的見證讓西方了解中國。他曾在他的法文著作《我的國家——今日之中國》中這樣寫道：“剛才我和你們說，我們的國家就像一個大家庭，君主自視為臣民的父親和代表。因此，他把持續深入地了解人民的思想、渴望和需求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但是，如何維持皇帝與國民之間的緊密聯繫呢？不同的行政部門囿於各自的職權範圍，是不足以完成此項任務的。都察院由此成為必要的聯繫，以維持君主與人民之間的和諧關係。”對他來講，這才是真正的中國。也正是從讓西方了

解中國的願望出發，因阿爾法雷·若該撰寫的《在寶塔的國度》對中國的描述較客觀，陳季同願意為其書作序，並指出在客觀性方面，若該的著作基本向西方介紹了一個真實的中國。

附文之三：關於阿爾法雷·若該

阿爾法雷·若該（1865-1907），法國旅行家、作家和攝影師，1865年出生於法國里爾，1907年卒於法國馬賽。他著有《巴黎大學旅行獎學金獲得者》（*Les boursiers de voyage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免費入場》（*Entrée Gratuite*）、《老撾時期：上老撾、中老撾和下老撾》（*Pages laotiennes: Le Haut-Laos, Le Moyen-Laos, Le Bas-Laos*）、《在寶塔的國度》（*Au pays des pagodes*）等作品。若該的寫作風格簡潔明快，時常帶有幽默感，著作對中印半島和中國有較詳細的描寫。若該拍攝了一批早期老撾的照片，也被認為製作了最早一批有關老撾的音像資料。¹⁰

有關若該生平的資料稀缺。按照《在寶塔的國度》英譯本——*In the Land of Pagodas: A Classic Account of Travel in Hong Kong, Macao, Shanghai, Hubei, Hunan and Guizhou (Exploring Asia)*（2017）的譯者美國獨立研究人士William L. Gibson的考證，若該本名應是Joseph Gervais，真實身份是一名在十九世紀末為躲避債務而隱姓埋名潛逃到遠東的法國破產律師。¹¹這種說法能引人關注，但是尚未形成共識。比如，法國國家圖書館就沒有將阿爾法雷·若該和Joseph Gervais視為同一人。

《在寶塔的國度》全名是《在寶塔的國度——旅行筆記。香港、澳門、上海、湖北、湖南、貴州》（*Au pays des pagodes: notes de voyage: Hongkong, Macao, Shanghai, Le Houpe, Le Hounan, Le Kouei-Tcheou*），書內共有56幅版畫和照相版圖畫，1900年在

上海由法國領事館創辦的 Imprimerie de la Presse Orientale 出版，2010 年由 Kessinger Publishing, LLC、Nabu Press 等出版社再次出版。全書共有三個部分二十二章，分別是對廣州、澳門、香港、上海、湖南、貴州等地的描述。第一部分主要覆蓋廣州、香港和澳門。第二部分描述若該在上海的見聞，其中對法租界的描述頗像在撰寫小說，讀來令人如臨其境。第三部分涉及沅江和貴陽，其中關於中國西南地區苗家的描述，對於研究這一時期中國貴州一帶的苗族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本譯文是《在寶塔的國度》中的由陳季同所作的序言和第十章。若該在書中提到，他在上海逗留期間遇到在巴黎大名鼎鼎的陳季同將軍，於是有了交往。這應是此書由陳季同作序的一個直接原因。第十章是對澳門的一個較完整描述，記錄了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個法國人眼中的澳門，是研究澳門歷史和文化的一段有價值的史料。

註釋：

1. 本文所有標題均為譯者所加。
2. 亨利·勒·貝亞恩 (Henri le Béarnais) 指的是法國國王亨利四世 (1553-1610)。貝亞恩是法國古代的一個省，亨利四世出生於此，因此也通常被稱為“貝亞恩人” (譯者註)。
3. 路易·德·里昂齊 (Louis de Rienzi, 1789-1843) 是一名法國旅行家。1827 年 3 月 30 日，他讓人在賈梅士石窟附近的一塊石板上刻下十來行通常被後人認為很蹩腳的歌頌賈梅士的詩歌。這兩行是石板上刻有的署有里昂齊名字的詩 (譯者註)。
4. 這兩行也是石板上刻有的署有里昂齊名字的詩 (譯者註)。
5. 尖竹汶是泰國東部的一個府 (譯者註)。
6. 這裡指的是當時婦女裹的小腳 (譯者註)。
7. 不知何故，陳季同在文中將書名 *Au pays des pagodes* 寫為 *Pays des pagodes*，即《寶塔之國》，而不是 *Au pays des pagodes* 所表達的《在寶塔的國度》 (譯者註)。
8. 弗朗索瓦·巴贊 (François Bazin, 1816-1878)，十九世紀著名的法國歌劇作曲家。在巴黎喜歌劇院首演的《中國之旅》 (*Le Voyage en Chine*) 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一直上演到二十世紀 (譯者註)。
9. 對於“私債風波”，史家有不同看法。例如，張作興主編的《船政文化研究》(第3輯，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5) 認為陳季同所捲入的借貸不是為個人所需的債務。該書認為，中法戰爭後，中國各省自行舉借的洋債越來越多。由於借款渠道不一樣，有的借貸利息高達九厘，因此洋債利息成為政府的一個沉重負擔。陳季同由此向清廷上書，認為如果由朝廷統一出面借銀，可以讓國家節省數百萬兩銀子的利息。對於此建議，李鴻章和醇親王奕譞均表示支持，並商定借三千萬兩洋債用於創建盧漢鐵路。但是，1891 年奕譞去世後，無人主持借款，朝廷在一片反對聲中放棄了盧漢鐵路的修建計劃。陳季同的低息貸款談判計劃因此不得不停止下來，但是約十萬法郎的前期費用已經產生。李鴻章為免薛福成等官員向朝廷參本，下令陳季同以私債的方式了結這筆開銷。按照這種說法，私債實為公債。但是，桑兵所著的《國學與漢學：近代中外學界交往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 寫道，所謂“私債”其實就是陳季同在巴黎為滿足私人生活需要而舉借的巨額債務。當時出使法國的薛福成為此向朝廷指控陳季同誣借巨款，要求對其加以懲處。但是，李鴻章認為陳的債務不過是私債，從一開始就有意維護。儘管有不同說法，對於陳季同個人而言，“私債風波”最後以其胞弟陳壽彭變賣家產集資還債才得以平息。1892 年，在李鴻章的保薦下，陳季同官復原職，留任北洋水師。
10. William L. Gibson and Paul Bruthiaux, "Alfred Raquez Over Java." *Archipel. Études interdisciplinaires sur le monde insulindien* 94 (2017): 171-190.
11. William L. Gibson, "Mission Raquez: A forgotten ethnographic expedition through Laos in 1905."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29, no.4 (2018): 446-468.

